

戴雨農鋤奸記略

費雲文

戴雨農其人其事又一章

中外雜誌刊出拙著戴雨農其人其事後，接到許多國外讀者來信，希望筆者續寫戴先生抗日鋤奸故事，以便國外讀者研閱，盛意拳拳，無任銘感，謹撰「戴雨農鋤奸記略」以饗中外讀者，並祈教正。

汪精衛叛國內幕

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十八日，身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、兼國民參政會議主席戴要職的汪精衛，竟然藉口赴成都中央軍校主持典禮，而由成都搭乘事先秘密準備的飛機，飛往昆明，與雲南省主席龍雲接觸，誘惑龍與他共同發動一次政變，反對中央政府長期抗戰的國策。龍未能立即表明態度，汪乃出走，遁往越南河內，有所詭謀。

提起汪精衛的為人，本來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信徒，中國國民黨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他有強烈的領袖慾，但不夠堅定，而反覆無常；而且僅憑權術，作翻雲覆雨的運用，卻無真正領導羣倫的道德事功。自從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後，一直到

對日抗戰；許多威脅 蔣委員長權位的陰謀事變，他都是操縱煽動的要角。 蔣委員長爲了促進黨政團結，安內攘外，對他百般忍讓禮重；祇要政局許可，總是冰釋前嫌，支持他担任黨政要職，共同奮鬥。當民國廿七年三月，中國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公推 蔣委員長爲中國國民黨總裁以後， 蔣委員長當即提名推荐他爲副總裁，獲得當選。可是，當他在接受推舉後，所發表的演說詞中，即有不自自然的情態，現諸形色；而使當時許多忠誠誠摯的要員如陳布雷等，引以爲憂。大家都能瞭解，在汪的心裏，總以爲他才應該是中國國民黨的第一領袖；所以，有時，雖說他和 蔣委員長合作得很好，但是——有機會，他總會故態復萌的。

由於汪的不堅定特性和「不甘寄人籬下」的微妙心理，所以他對於「長期抗戰」的國策，始終沒有擁戴的熱忱和貫徹的信心。

自從民國廿七年一月，日本政府「發表不以 蔣委員長爲的國民政府爲談判對象」以後，汪精衛即派其黨羽董道寧（當時爲外交部的亞洲司科長

）潛往東京，與日軍參謀本部的影佐、松井等會談，以瞭解日本指導階層對於「和平問題」的真正意圖。當時，他們議定了一項認爲是最佳的可行方案：

「日本如果不以 蔣委員長爲談判對手，那麼，可以接替蔣的，除汪以外，別無他人。然而，中國的現狀，汪在政府內部也不能直接發生作用；惟一的途徑，就是使汪脫離政府，向外面提出和平條件，及喚起國民輿論的支持，以期對 蔣委員長發生影響而有所改變。」

董返回上海，將詳情報告高宗武（外交部亞洲司長）；高得到汪的指示，遂以代表汪「謀和組織」的身份，密赴東京，與日本政府的陸軍、海軍、外務、大藏各部的中堅份子，會商制定一項「中日邦交調整方案」；再經日本陸、海軍首領同意後，作爲以汪爲談判對象，促進「中日和平」的基礎。

民國廿七年十月，今井武夫抵達上海，與高宗武、梅思平等會晤；高、梅將一份經過汪同意

的「中日邦交新案」，提交今井武夫，帶返日本研究。

武漢淪陷，廣州也于前四日淪陷；日本迫切希望因此獲致「和平」，結束戰爭。然而，

蔣委員長並不氣餒灰心；而于當年十月卅一日發



戴笠將軍（左）領導抗日肅奸工作以牛車趕路時之情景。

表「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」，明顯的昭示：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的決心；全國的軍民同胞，也能竭誠忍耐的支持政府，抵抗到底；並未因武漢、廣州的相繼失陷而有所動搖。

於是，日本軍部遂以與汪精衛的「諒解」，

而積極推動「和平運動」，由高宗武

、梅思平代表汪，今井、影佐代表日

本，簽訂一項「中日關係調整方針」

；經過日本內閣會議和日皇御前會議

通過，成為日本的「帝國的停戰方針

」，催促汪精衛迅速付諸行動。

汪精衛在如此情勢與背景之下，

經過一個月的秘密準備，才逃出重慶

，潛抵越南河內。

汪於十二月廿一日抵達河內，廿

二日，日本政府即發表一項「近衛三

原則」的聲明，提出了所謂：「東亞

新秩序」，（註一）好讓汪用為根據

，對國內發動「和平運動」。於是，

汪于是月廿九日，在河內發表響應「

近衛三原則」的「和平」通電，（即

豔電，註二）；主張接受日本條件，

結束戰爭。

民國廿八年一月一日，蔣委員

長召集會議，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；

出席會議的中央要員，一致議決開除

汪精衛的中國國民黨籍，免除其黨

政要職。並且立即整頓內部，愈益堅

強了抗戰的陣營。同時，國內的輿論

與民氣，也對汪的甘心為敵利用、破壞抗戰陣營團結，而大加口誅筆伐。隨後，政府乃正式命令通緝汪精衛。

汪精衛見事態的發展，大出其事先的想像；

進退失據之下，仍不死心，仍與雲南的龍雲暗中

勾結，並於三月某日致書龍雲，盡其煽惑之能事

：

「志舟先生主席勛鑒：

（上略）茲有一事，欲鄭重與先

生商之。弟之久居河內，其唯一意義

，欲有所裨益與雲南，此所以為雲南

計，為西南大局計，亦所以為中華民

國計也。先生心事之光明，環境之困

難，弟所深知之。唯知先生心事光明

，故前此晤面，敢坦懷以告；惟知先

生環境困難，故急遽離去，不留痕跡

，以待先生之從容佈置。今已三月有

餘矣，未知先生佈置如何？弟非有奢

望，但能得先生毅然公開表示同意於

「豔電」主張，弟當即來昆明，聲明以

在野資格，貢其所見，以供政府及國

人的參考。先生對弟，祇須以軍警之

力，保護生命之安全，及不干涉言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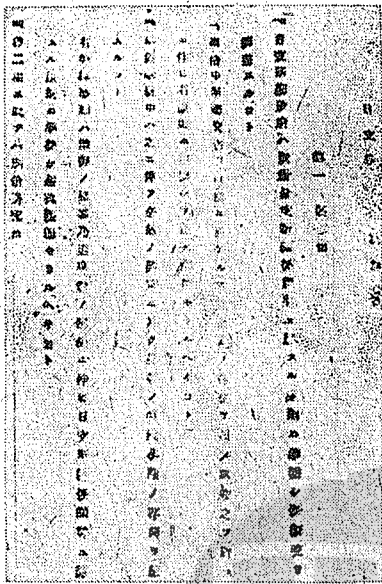
行動之自由，如此已足。俟將來之變

化，再作第二步之進展計劃。如此，

則可以安雲南，安西南大局，安中華

民國；弟之願望，實繫於此。弟蟄居

河內，非有所畏；然寄人籬下，言論行動，不能取信於國人；若回到內地，則聲勢迥然不同。各方趨附有其目標，國際視聽亦有所集，事半功倍。日本對弟，往來折衝，亦比較容易有效；此弟三個月前不敢求之先生，而今自始求之先生；未知先生能有以應之否？此層切望先生審慎考慮，予以決定答復。因弟蟄居三月，日夕引領，其延企不為不久，如先生予以肯定，則弟決然前來，如先生予以否定，則弟亦不能不謀他去；蓋日本以一再遷延，已有迫不及待之勢……（下略）



漢奸鐵證：汪精衛與日敵簽訂的所謂「汪協定」首頁文字。

汪的這封關係重大的親筆書信，被戴雨農先生的工作人員偵查到，呈報中央。汪的早與日敵有所勾結，中敵人政治分化的毒計而賣國求榮，祇圖遂其個人權利私慾，而置國家民族前途於不顧，置百萬將士浴血苦戰的慘烈犧牲於不恤；已因以無所遁形。何況，一再向龍雲煽惑，浸潤詭詐，勢必不達目的不止；如不迅予誅伐，則姑息適足以養奸釀患，稜稜將導致分崩解體。於是，戴先生派出一組行動人員赴河內行誅鋤巨奸之事，以期息巨患於未發。不想誤中副車，殺死曾仲鳴。

汪精衛雖然僥倖逃出了法網的制裁，但賊胆已寒，不敢再作逗留；而回昆明，聯合龍雲，與風作浪的企圖；遭此一擊，也成為畫餅。於是，在敵軍務課長影佐禎作的協助之下，遁往上海。

民國廿九年二月廿三日，汪精衛在敵軍的支持之下，在青島與當時南北兩偽政權的首領梁鴻志，王克敏舉行會談，完成「新統一政權」的協議；三月廿日，在南京召開「中央政府會議」，四月一日，正式成立偽「中央」政權。至此，汪精衛成為公然叛國的首酋。因此，戴先生為了維護國家綱紀，明辨順逆的行動；以期殺一儆百，鞏固國本。而若干仁人志士，也有在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的大義之下，受戴先生的精誠感應，自請投艱赴蹈的。斑斑事蹟，不但比

美荆軻聳政，動天地而泣鬼神；而且也足以顯示我中華民族不可輕侮的凜然正氣，並不因戰況不利而逐漸普遍消沉；也足以對那些徘徊消極的分子，發生警醒嚇阻的作用。時過境遷，現在有些事實；保密的因素，已不存在了。為了振芳揚烈，表彰忠義；特就其最具代表性的，也最爲人所不及知的人和事；平實而懇摯的簡要敘述，以存史實。

吳、戴二少將犯難鋤奸

軍統局的衡陽辦事處主任湖南長沙人，吳廣恕少將，（廣州嶺南大學畢業，曾任軍統局河南站長、廣州站長），民國廿八年十一月，入中央黨政班受訓；與軍委會少將參議湘潭人戴靜園同學。（戴原名星炳，曾爲某方間諜首要，爲吳偵捕；後感悟，自請參加軍統局工作，乃更名靜園）故人重逢，把酒話舊，談到汪逆的賣國求榮，振觸國事，往往憤慨泣下，而有：「荆軻聳政，而今安在」的感嘆。因爲戴靜園與汪逆的爪牙陳石生有舊，曾接陳逆來信，替汪逆「延攬人才」；所以二人相偕請見戴先生，自請同往南京，肩担誅鋤巨奸的任務。而計劃由戴靜園出面，以應邀參加「新政府」的姿態，經陳逆介紹以見汪逆；吳廣恕則在暗中準備鋤奸工作。二人安然抵達南京，汪逆與戴靜園相見，任命他爲「社會部委員」的偽職，戴靜園經常與陳逆石生往還。由於探詢汪逆生活行動的概況，過於積極，引起陳逆懷疑。同時，戴靜園的妻子與陳妻應酬之際，也言辭失慎，於是，吳等事洩被捕；相對之下，以



南京偽組織成立前汪精衛(右二)與王揖唐(右)王克敏(左二)梁鴻志(左)等在青島會談，商訂「新統一政權協議」。

未能完成任務而自責唏噓，並以死難不屈互勉。敵偽以為他們是少將級高級人員，所知祕密之事，必較一般人為多，乃百端迫誘。戴靜園不屈，厲聲痛斥問訊者：「我事洩被捕，有死而已，天下豈有怕死的戴靜園？速殺我，遂我志願」。吳廣恕則惟求一死，不發一言；並乘間賄誘偽警，送出一函，托人密送王新衡轉致戴先生，申述未能報命的情懷。民國廿九年三月廿一日同時就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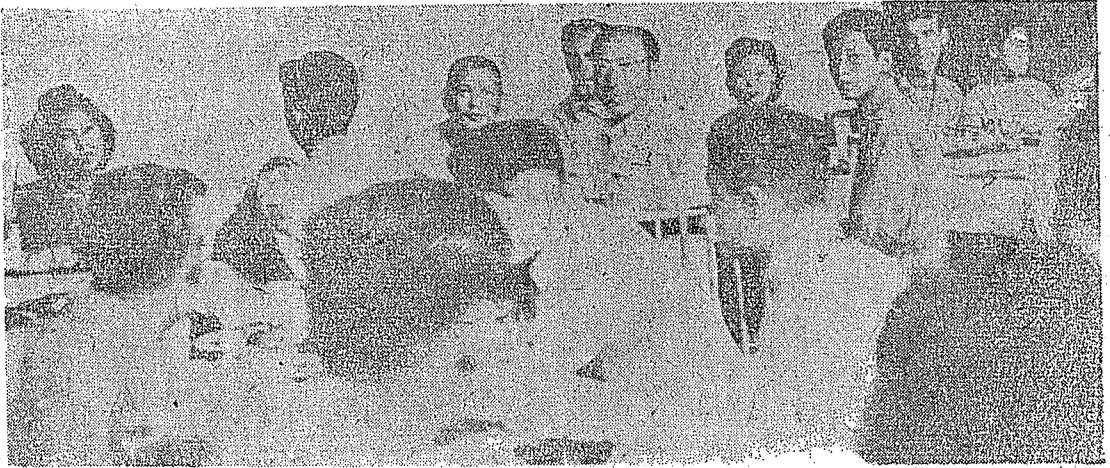
陳三才烈並常山

江蘇吳縣人陳三才，清華大學畢業後，赴美入烏斯脫大學習電機得學位，再入美國名廠西屋公司實習；曾參加發起組織中國工程師學會。民國十四年歸國，創北極電氣冰箱公司於滬上，自任經理，規模宏廓。業餘致力社會福利事業，關心國家大事；曾協辦兒童義診院，受惠者逾萬人。民國廿一年「一二八」日軍侵犯上海之役，他曾經結合愛國志士，以技術協助國軍構築防禦工事。自汪逆叛國，他非常激憤，嘗對人表示：「救國當先除敗

類，不寢汪逆之皮，食汪逆之肉，非大丈夫」。慷慨激昂，往往現諸形色；因此與戴先生相結識。在軍統局的協助下，他親自購求線索，以便誅殺汪逆。不幸被所運用的白俄人所出賣，向敵偽告密；以致他也失事被捕，監禁三月，備受殘害；威迫利誘，凜然不屈。汪逆會親自提訊他，自謂與他無冤無仇，何以也要遭暗算？陳三才嚴正的斥責汪逆說：「我與你無私怨，但要殺國賊；國賊人人得而誅之，何必多問？」遂於民國廿九年十月二日，從容就義。事後，戴先生特別在重慶，以清華大學同學會的名義，替他開追悼會，呈請 蔣委員長頒發「烈並常山」的輓額，旌表他的忠烈。

邵明賢萬里投艱

軍統局有一位邵明賢同志，浙江警校畢業。因為曾在江寧當過警察局長，為當年的縣長梅思平所器重，對他印象深刻。汪逆叛國組偽府，梅逆是穿針引線的「功臣」，也出任偽府要職；特地函邀邵前往襄助。邵當時正在貴陽辦理警佐訓練，立即報告戴先生，自願乘機如約前往為內閣，相機誅除汪逆。遂於民國廿八年冬攜眷赴滬，在梅逆的安排下，出任偽「浙江省黨部書記長」，次年調南京，任偽警廳督察處處長。邵為取信於敵偽，偽裝恭順而積極，以致被親友所不齒。邵以任務為重，不稍辯釋。然而，百密一疏，仍以操持過急，被人告密，以致失事被捕。飽受毒楚，不吐一言。曾密書一函致妻子，吐露他的感慨，同時也用以安慰他家屬說：「當此體壯英年，理



。影留時員人作工報情奸鋤日抗待招地基軍國救義忠在軍將笠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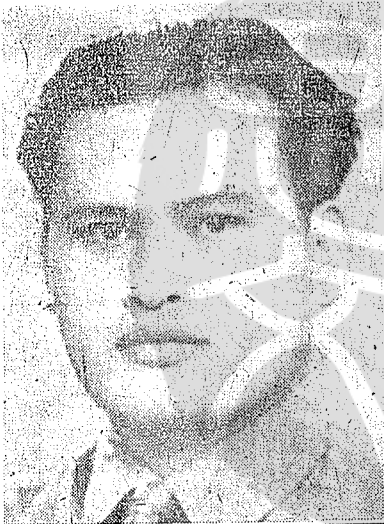
宜爲國盡忠，方不辜負父母之生我育我；而今已矣，夫復何言？自古是非紛紜，並無定論，個人一切，惟有留待國人之評判」。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七日，與另一位烈士黃逸光同時就義。

黃逸光春秋大義

黃逸光，廣東赤溪人，僑居墨西哥，身強力壯，曾經與老虎肉搏，尤善長擊技，畢業予墨西哥國立師範與民航學校。民國廿四年，曾集合好友數人，作步行環遊世界的壯舉。當年秋天，在巴黎僑胞歡迎會上，與正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相識；汪對黃的精壯有大志，非常激賞，不時約見，相談甚歡。民國廿七年春，黃旅次非洲，聞聽祖國的首都南京已淪陷，敵軍正沿江西上；不覺義憤投袂，慨然作色說：「大丈夫生逢國難，當效命疆場，犁掃醜虜，還我河山；否則也當殄鋤逆

賊，如荆軻子房的奮然一擊；豈能久留外國，隔岸觀火？」遂即解散「步行環遊世界」團體，返國赴漢口，與汪精衛見面；敘說他參加抗敵，以盡國民天職的希望。當時，汪尚未叛國，而且因爲在巴黎和他有過一段往返，所以特別親切，留他在私宅小住，然後親函介往昆明航校受訓，臨行，再送川資二百元。

黃到昆明受訓，原以爲可以作飛將軍，御空殲敵。可是，七個月的考驗，竟然以不適戰鬥飛行而改服地勤任務，黃以未能遂其手刃強敵的初衷，常自抑鬱感嘆。汪逆叛國，成立偽府以後，其妻弟陳耀祖，以爲汪對黃有恩，居然函誘他在空軍之中，響應「和平運動」。黃得信，切齒痛恨，不覺言行失常。事爲王叔銘將軍所知，詢明原委；特函介他到重慶，投効戴先生。當他見到戴先生，談起汪逆，怒不可遏，誓言務必爲國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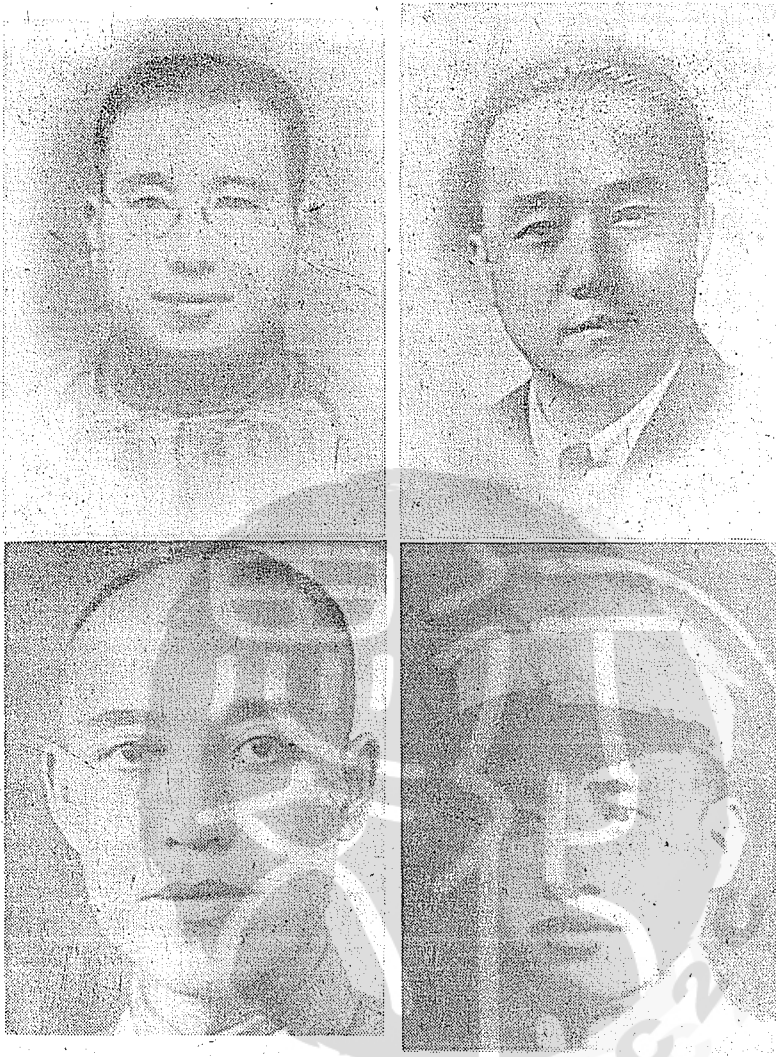


愛國志士黃逸光（上）尚振聲（下）遺照。

奸。戴先生嘉其壯志，而且也難得他與汪逆有一段淵源關係。於是給他安排，施以短期訓練；密派他肩負鋤奸任務。

黃到南京，被任為「中宣部編審」兼「教育部專員」僞職；常與褚逆民誼，林逆柏生等往還

，每欲親見汪逆。言辭情態，過於急迫，無形中啓人以「有所為而來」的疑問。於是于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事洩被捕。僞法庭訊問他：「汪主席待你恩德高厚；你為何恩將仇報，要殺他！」黃抗聲回答：「逸光但知秉春秋大義，誅叛國奸



(右上)陳三才烈士 (右下)邵明賢烈士
(左上)吳康恕烈士 (左下)戴靜園烈士。

賊；私誼豈可有害公理」？遂於十二月十七日，與邵明賢同時就義；臨難前，尚索紙筆題詩句：「可愛的中華，我願為你歌唱，我願為你而死！」

尚振聲慷慨賦詩

尚振聲，河南羅山人，少有俠行，善詩詞，激昂慷慨，原在河南省會任教。民國廿二年參加戴先生的工作，廿八年，因為軍統局的南京區被敵破獲而牽連被捕，後被救出。戴先生方以「國賊未除」為念，與尚談及；尚欣然願再入虎穴，投敵行反間，誅除汪逆。於是僞裝投敵，被任為僞軍獨立第七旅參謀長。密結中下級幹部，準備等待機會，包圍汪逆住宅，一舉擒誅，事洩再被捕。尚抱必死之心，坦承係軍統局南京區的負責人，而力脫其他同志於嫌疑之地。被繫兩月，意氣自若，曾慷慨揮毫賦詩：

「烽火遍神州，殘缺金甌；傷亡離亂幾時休；昔日繁華今瓦礫，廬舍為墟，莫負少年頭，素志當酬。相期共挽此狂流，收拾山河與故國，願我同儕。」

民國卅一年一月八日，尚在上海成仁時，敵僞令其東向下跪；尚凜然厲斥：「我為中華男兒，革命志士，此膝義不屈敵寇漢奸」；乃西向站立，大觸敵僞之怒，亂槍轟擊，遂成仁。

韓國志士崔博學、黃永哲

李逆士羣，為南京汪偽組織特工總部的巨頭，並兼任偽江蘇省長及偽清鄉委員會秘書；專以殘殺我愛國志士與地下工作人員為能事。平日壟斷物資，沒收人民財產；密派黨徒，嚴佈各地，阻撓我中央在陷區實施的各種政策；凡足以獻媚日敵的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另在杭州設置無線電台，專門偵查我軍事行動與秘密，供給敵軍；並派遣情報人員潛赴後方，探取有利敵人的情報，以供敵用；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極的巨奸。

戴先生深知李逆戒備森嚴，必須尋一能接近其左右的志士，始可行鋤奸正法之事。因而秘密羅致，有韓國籍的志士崔博學，在敵海軍武官辦事處當翻譯官；惟以亡國之痛，所以時懷殺敵報仇的壯志；參加軍統局工作，經常蒐報敵軍情報。戴先生召見他，詢問意向。崔欣然應命，即自行活動調往偽「調查統計部」工作，以為掩護。民國卅年五月十六日下午九時，李逆往上海狄思威路日敵海軍武官辦事處，與敵海軍武官藤田會晤，敵高級軍官書上與川崎也在座。崔担任翻譯，以時機良好，入室後，崔熱血沸騰，立即拔槍對李逆連發六彈，可惜均未命中，而將藤田擊傷，川崎出槍還擊，崔腰部中彈，不支倒地，遂被捕；殉職于江灣敵海軍醫院中。

黃永哲，與崔博學同鄉，私交甚篤，畢業於我國直魯聯軍陸軍幹部學校，曾任營長。民國廿七年參加軍統局工作，以敵軍駐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參謀為掩護，蒐集情報，頗著績效。民國廿九

年十二月，軍統局上海行動組織，能順利破壞大場敵軍飛機，即得力於他的情報報導和巧妙掩護。他對崔博學的一擊不成，慷慨殉職，痛悼良深；發誓繼承崔的遺志，殺奸報仇。一週以後，黃探聽李逆將於某日晚八時，赴虹口福民醫院探視替他挨槍彈的藤田傷勢；乃前往院門守候。乘李逆出院登車之際，拔槍勁射，倉忙未中；被李逆保鏢與敵憲兵追趕包圍，黃奮勇還擊，連中五彈，當場成仁。

尹氏兄弟報國仇

軍統局中韓國籍的志士，為了誅鋤日敵漢奸，留下壯烈的事蹟，除上述的崔博學和黃永哲以外，還有尹光國、光復兩兄弟。

尹氏兄弟二人，均服役於日敵軍事機關，也均參加軍統局工作。光國以敵軍上海陸戰隊參謀室大尉為掩護身份，光復則任職南京敵軍戒備司令部參謀處；兄弟二人，分別在上海、南京兩地從事情報活動。

上海的虹口日本租界某妓院，有日妓貞子，年輕貌美，接交多為敵軍要人；惟愛光國英俊，特假以顏色。光國始能藉經常與貞子相處的機會，偵伺敵酋言行。

民國卅年七月七日，敵海軍軍事學校校長任一中將，與清水少將，由華中視察返上海。上海敵海軍陸戰隊司令武田少將，在妓院設宴為彼等洗塵，光國以為殺敵酋報國仇，時機難再；於是將酒菜中暗下毒藥，殷勤勸酒。為免敵酋懷疑，自己先食不停著。次晨毒發，斃清水少將，傷任

一中將及北昌少佐；光國也殉難。當酒宴剛開始之時，武田忽接到軍中電話，有事先行離去，所以成了漏網之魚。

可是，光國的弟弟光復，聞訊趕赴上海，查究內情；以為是武田下的毒手。為了國恨家仇，決心當街狙擊武田。於是，他與軍統局上海區安商辦法；在武田經常經過的北四川路附近等待機會。八月廿七日晨，終於將其擊中重傷，光復也被捕成仁。

雖說戴先生發動的鋤奸正國法的行動，一再遭受挫折；但最後還是成功了。

汪精衛之所以得了不治的無名絕症，客死日本；李士羣之所以竟然被日軍特務人員毒死，媚敵而終於敵；都與戴先生的巧為運用有關。詳情如何，事關密勿；不再贅述了。而先烈們不顧高位，不戀榮華，不貪安逸，不惜生死；毅然勇於赴火蹈湯的精神，和英烈千秋的肝胆，真可謂光霽日月了。

(註一)：近衛聲明建立「東新秩序」，係以中日「滿」三國為主體，而以「陸鄰親善、共同反共、經濟合作」為共同策進的目標。要求中國承認「滿州國」，並與其建立外交關係；三國成立反共協定，內蒙劃為「特別防共區」。為了防共，日軍應在華駐軍；為了加強經濟合作，日人有在中國內地居住和貿易的自由權，以及開採富源的便利。

(註二)：汪精衛的「豔電」，係一公開發表於報端的通電，響應近衛聲明，並且明白主張讓日軍留在內蒙附近。